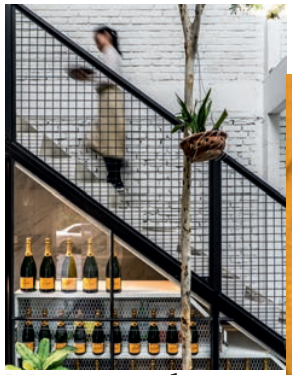
槟城就是一点儿新，一点儿旧，一点儿沉重，又一点儿明朗。两百多年的开埠历史让它自成一套世界性的普世价值，对外来者一点儿不陌生，并且习惯性地保持着开放和友善的姿态。这是一座极易被“打开”的城市，步步是风景，又处处是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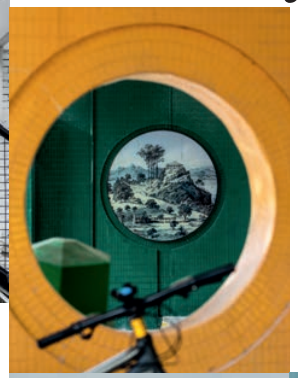
编辑 / **杨京** 撰文 / **Miya Qin** 摄影 / **Chris Schalk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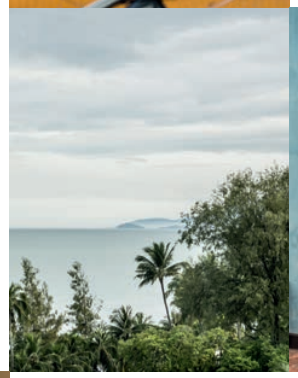
跨页左上起顺时针 槟城街头处处是壁画。/ Au Jardin餐厅的中庭和楼梯转角。/ 乔治老城的建筑色彩都很丰富。/ 旧建筑上的马来图腾。/ 中式特色的建筑门廊。/ 兴巴士内的咖啡馆车。/ Au Jardin餐厅主菜之一野生鳗鱼。/ 餐厅二楼的小酒馆。/ 私入住宅前的古董车。/ 槟城岛北部的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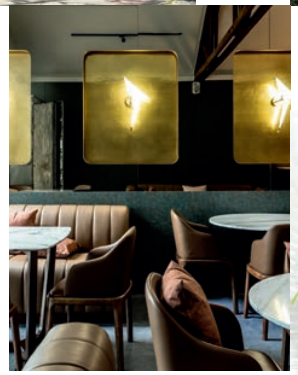
恋恋槟城

Moonstruck Penang









故事多

“从中国来的吧？”出机场刚坐上车，我便被Grab司机看清了底细。“看你名字就像。”他接着用中文说道，语气里带点儿猜对正确答案后的沾沾自喜。我这才注意到，这是一位华人司机，车内正放着邓丽君的《南海姑娘》，“椰风拂动银浪，夕阳躲云偷看”，歌里唱的便是这座南洋小城。

在大众印象里，槟城只是个岛。事实上，这里是整个马来西亚第一个被定义为城市的地方，两大主体——槟岛和威省隔海相望，中间由一条13公里长的槟威大桥连接。在地理层面，这里并不太容易到达，从国内大多城市出发都需转机，整个航程会持续6~12个小时，但落地之后，几乎无须任何缓冲或是切换，就可以进入当地语境。槟城岛上一半的人都会讲中文，语言相通避免了大部分尴尬或是误解的产生，同时又平添了一分亲近，往往三两句闲聊之后，初到陌生之地的戒备感便会完全消失。这是一个心理距离远近于地理距离的城市。

此时正是11月中上旬，是槟城雨季的开端，雨一阵阵下着，砸在车窗上噼里啪啦地响，我有点儿担心接下来的行程。“这雨下不长。”司机叫我尽管放宽心，递过来一份城市导览图，接下来便是口头“划重点”时间，哪个景点好玩、哪家餐厅一定要去。果然，等车从小岛最南端的机场开到东北端的乔治城时，天色已明朗，潮热尽去，街上只有很浅的水光，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小城便清清爽爽地出现在了眼前。

土库街的通关游戏

土库街是乔治城开始的地方，因为临近海边，又得了一个洋气的英文名Beach Street，不过当地华人更愿意叫它土库街。在闽南语里，土库就是批发的意思，早在建城后不久的19世纪80年代，这条长约1.4公里的街道因为地理优势，被大批商行、船务公司和进出口商看中，选来做自家的贸易基地。

街道中段的设计集合店Warehouse 129早在一百来年前就是一个货运仓库，主要用来储存洋葱。主理人Daniel是一个华人，30岁上下，家族最早在码头做布料生意，三年前在土库街寻了个店面，延伸出服装营生，这已经是他们第二家店面了。店名直接取自于门牌号129，空间大致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风貌，水泥地面、旧石灰墙，都干净利落，透露着热带海岛不常见的自持。

店里的衣服也一点儿没虚张声势，以黑、白、灰、米、土等自然色系为主，材质多是棉麻。Daniel便着一身素色棉T加休闲长裤，是店里衣服最好的代言人。他总是谦和地笑着，身上保留着上一辈人做生意时的和气，又知晓时下年轻人的社交礼仪，与你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不过听说我们急求一杯咖啡时，他有些不淡定了，亲自带我们去了街斜对面的Ome，那里有他眼中城里最好喝的咖啡。

虽然步行只需五分钟，但因为不在主街道上，又没设醒目招牌，它并不被外人熟知。店家只在门口竖了一块小黑板，上面硬气地写着一行英文——这是咖啡的标志，旁侧是店铺的Logo，上面是一颗由海浪、山峰构成的咖啡豆。事实上，这块小黑板更多是为了好玩存在，因为Ome不太会缺客人，随便一眼望去，很多都像是常客。店铺是从一座战前老屋改造而来的，和Warehouse 129一样，保留了长方形的建筑格局和修旧如旧的设计风格。店里的豆子多是非洲单品豆，烘烤则由吉隆坡和雪州的两家专业烘焙公司完成。我们赶到时听闻正好有一批新到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豆，便要了冷萃，上来时用啤酒杯装着，像极了一杯黑啤，口感和液体一样明亮。

槟城大多咖啡店都配有烘焙业务，Daniel特别点名了店里的西葫芦蛋糕，“你们会想要尝尝的”，是不容置疑的口吻。不夸张地说，这确实是我在槟城吃到的最美味的蛋糕，不会过分甜，中间尤其酥软，边缘一两分焦脆，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来自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的善意——

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乔治市历史遗产步道附近一家卖叉烧的中餐馆。/ Moon Shop Gallery的植物景观。/ Au Jardin餐厅主理人之一KC。/ 德成饭店附近街区。

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New Lane Street Foodstalls最受欢迎的炒粿条档。/槟城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Warehouse 129内的器物展览。/华人街附近一家吃早茶的餐厅，服务人员多是老者。/十一月槟城街头，榴莲档口已不太多见。/Backdoor Bodega主理人Shen正在调酒。/Sixth Sense门口的绿植。/兴巴士草坪区域的躺椅颇受游客和本地人欢迎。

因为等我们吃完蛋糕饮完咖啡回头再找Daniel时，他已经自行离开，前台的店员说，他提前结过账单了。

同行的摄影师是第二次来槟城了，问起这两年来槟城最大的变化，他不厚道地笑道，咖啡馆变多了。喝咖啡的人也确实变多了，此时正是工作日上午，Warehouse 129隔壁的唐人厝（China House）里，来往点咖啡的人就没停过。这是号称全槟城乃至世界最长的咖啡馆，由三间历史性的老屋连接而成，从位于土库街的入口进去，最后会从海墘新路（Victoria Street）的后院出来，长度几乎相当于跨越了整整一条街。

店里的咖啡并不出挑，真正的主角是这栋两层楼的建筑结构，以一种势要魅惑众生的姿态分为14个空间。进门先看到咖啡馆和蛋糕店，正餐厅和葡萄酒吧位于左侧，再往里是一整条长桌拼起的杂志书籍阅览室，接着你会穿越一个户外庭院、一小片壁画区来到一个嬉皮士酒馆。那里白天也兼作餐厅，周末的晚上会有爵士乐现场演出，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四还有喜剧脱口秀专场。

上到二楼，商店、古董铺、展品陈列区和画廊更是都一股脑儿扑向你，艺术的七彩“霉菌”附着于每一个角落，在斑驳的墙上、空气中的灰尘里，每一秒，每一个方向，两只眼睛根本看不过来，借了手机和相机的眼，还是嫌不够。就像土库街上永远有新店冒出，唐人厝里也彩蛋不停，街店内外都像极了一个永远通不了关的游戏，才刚刚打完一关，马上又有新的关卡出来，永远好玩、新鲜，又永远保持期待。

兴巴士，兴起！

在当地华人圈子里，很少有不认识陈希道的。在工作日里，他是经营五金建筑器材的大老板。而到了周末，他摇身一变，成了兴巴士那个擦椅子的人。

巴士位于土库街西南方位近两公里处，远离核心老城区，是更欢脱也更大版本的唐人厝。地如其名，这里最早就是个巴士车站，停留在此的蓝色公交车曾是老一辈人的集体记忆。陈希道自20世纪买下这片土地后，一直不知当作何用，直至2014年，立陶宛画家Ernest Zacharevic（乔治市中著名壁画《姐弟共骑》的作者）在此举办了一场名为“艺术是垃圾，垃圾是艺术”的个人画展，才逐渐有了思路，艺术能与人共情，也能与商业共生。

眼下，好几场活动同时在兴巴士进行。前厅的画廊区是为期半个月的REKA快闪艺术市集，外部舱室区则是每周日雷打不动的周末市集，出摊的五十来家摊位都是陈希道精心挑选的，以手工、设计、艺术和家庭烘焙类为主，隔周都会变换不一样的阵容。园区正中间是一片开阔的绿地，上面摆放着十来把白色编织椅，午后时常有阵雨落下，雨停之后，便常常见到一位戴着细边眼镜的华人拿着抹布，开始一张张擦拭椅子上的水珠，不出意外，那人就是陈希道了。他40岁上下，不太有老板的派头，闲暇时也就随便挑一把躺椅坐下，那里是整个园区内他最喜欢的地方了，背靠一棵大树，太阳出来也不怕晒，随便发呆，或是看来来往往的人都好。

不过今天，他不太有发呆的时间，阵雨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他来回擦拭，时不时扶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在这之前，他刚送走一批从马来各个地方赶来的小丑，那是一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小丑聚会，今年选中了槟城作为集合地。他们身着各色小丑服装，戴着红鼻头，靠着气球、杂耍，想要给这座城市带来快乐，效果不太理想，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还在市集上。

这是一座早已能自得其乐的城市，年轻人并不十分向往远方，也有看过世界后又回来的，兴巴士一扇绿色大门背后的Au Jardin餐厅主厨Kim便是如此。他年轻时在英国学厨，后来又在中国台湾开过三年餐厅，去年九月和学习酒店管理的老同学KC一起回到槟城，开设了这个不少本地人眼中槟城唯一一家Fine Dining餐厅。两人自谦，对“唯一”两字打了个问号，不过也

都承认，来槟城没必要每一餐都只是炒粿条、虾面、印度饭等街头食物，小城精致餐饮的时间到了。眼前是一个尤其雅致的白色空间，一整面的通透玻璃，屋顶很高，接近六米，正中央有一棵繁茂的秃皮树，绿意在整个屋子里自由流动。人刚落座，食物还未上桌，眼睛就先饱餐了一顿。

餐厅是法餐的底子，不过七成食材都来自本地农场，其他三成，如牛肉、松露、海胆等需要进口。像鳕鱼这类本土也有的食材，则看情况而定，因为一般来说，鳕鱼主要进口地日本海域普遍水冷，鱼的脂肪含量更高，但马来海域温度相对较高，肉质会偏紧致一些。考虑如何让本土鳕鱼呈现出不输进口鱼的质感，便是Kim日常思考并施展技法的时候。在剩余时间里，他奔波在大大小小或远或近的市场，城里的七条路巴刹（马来语里，巴刹就是市场的意思）、市郊的农业区吉都蘭樟、再远一点儿的牛汝我Pop&Chee家庭农场，都有他的身影。

当然，大厨为了好食材满城跑的故事早已不新鲜了，如果说有什么像晚餐里那个三分熟的安格斯肉眼牛排，隐藏菜单里用本地农场有机番茄做的汤一样真正给我触动的，是他们和城中另两家餐厅一起向进口商订购高级食材的闲聊插曲。槟城还是太小，Au Jardin也不大，四张餐桌、一张吧台，尚不能消化食材进口商所要求的起订量，城中的Gen Prestige和Macalister Mansion也有此困扰，他们便决定一起向进口商订货。除了槟城，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座城市会有类似事情发生，城市是小，但人情很大。

晚餐过后，到餐厅斜对角的Backdoor Bodega坐了会儿。听去过的朋友说，不管你以何种方式开启在兴巴士的一天，最好的收尾是在那里喝上一杯主理人Shen亲手调制的Kelapa Hotak（一种以朗姆为基酒，加了椰浆的自制鸡尾酒）。Shen是和陈希道一样有双重身份的人，白天是潮牌店Bodega的老板，晚上十点后，便变身为吧台里自学成才的帅气调酒师。

Bodega是西班牙语，意为“酒馆”，Shen的酒鬼属性早在开潮牌店时就暴露了。两年前，他将服装店后面的仓库变成了真正的酒吧，也就是我们眼前所见的这个十来平方米的小酒吧，周五、周六的夜晚，这里能挤下三十来人。这会儿已近周日的午夜，还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结伴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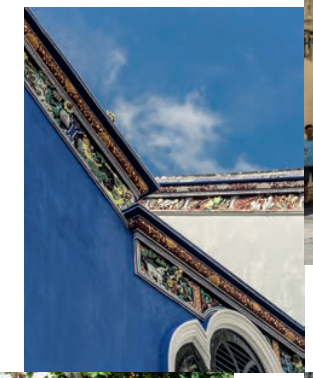
椰脚街上，菩萨指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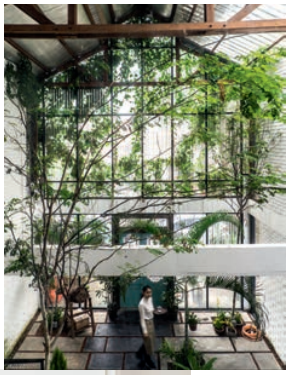
“槟城最美的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了。”在过去两日里，我不时听到类似的言论，来自出租车司机、五金公司大老板和餐厅主厨。但直到走在椰脚街上，这话才有了具体意象。椰脚街当然也是华人的叫法，马来族人叫甲必丹吉灵街，名字便取自这条街南头的甲必丹吉灵清真寺，一路向北，会依次经过印度教的寺庙、华人的观音亭以及前宗主国的圣公会圣乔治堂。世界四大宗教的膜拜场所聚集于一条不长的老街道上，荷兰籍的摄影师也惊叹起来。

当地人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他们平日里的生活圈也都挨着，马来人以打石街的清真寺为中心聚居，华人围着唐人街，旁边便是小印度，左右不超过十分钟的步行距离。靠近庙宇的地方，从来都有好吃的。华人世界里响当当的娘惹菜餐厅德成饭店便位于这片庙宇之地。德成已经是家族第三代人在运营了，现在当家的是36岁的Wei，他从父亲手里接下来这家餐厅有五六年了，曾经的银白领派头被悉数磨去，衣着朴素，点菜跑堂，忙前忙后，与店里任何一个忙到飞起的小二无异。

这点亲力亲为也延续到菜式里，德成每天中午12点开门做午餐，所有蔬菜生鲜都是当天一大早从最近的巴刹精挑细选的。Wei最爱的一口咖喱鱼，里面的咖喱也是买回来十来种原料自己做的，不会偷懒想着买现成的。“所以，你看我从小吃到大的咖喱鱼都是一个味，从没变过。”头顶上的老式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今年已经是德成在槟城营生的第54个年头，祝福他们，离百年老店越来越近了。

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午休时分的街头餐馆。／老建筑内的餐厅地板也极具特色。／Au Jardin餐厅前菜螃蟹胶。／南洋冬季午后，依然十分炎热。





海墘旧码头的建筑新潮

刚刚开业一年零两个月的卧龙号（The Wa-rung）也有做百年老店的心思。在马来语里，Warung意为杂货店，也就是上一辈人常说的“妈妈档”。如今在老板Jocelyn的打理下，七位好朋友短时间合计出的“妈妈档”也算没辜负店铺的中文名，商品卧虎藏龙，个个有来头，稍经改良的本土传统服装、台湾的手作陶土瓷器、来自印尼的草编帽，甚至整个槟城唯二在售的Freitag环保包。卧龙号位于海墘新路街上，是这片码头地区常见的店屋构造，上、下两层，前铺后宅，以前还当作一段时间的回收中心，是Jocelyn和朋友们第一眼就相中的地方，“只换了扇门，简单修缮了一下”。这几日在乔治城里走街串巷，和Jocelyn一样，经常能遇到让人眼前一亮的建筑。他们或是像莲花河街上张弼士故居（又称蓝屋）那样的中式院落，或是像义兴街上今年六月新张的The Prestige Hotel，有殖民时期的痕迹，又自带南洋色彩。它们不猎奇，却总是能从周围环境中跳脱出来，一下锁定你快要散架的注意力。

从卧龙号出来，沿着海岸向东北步行，途经姓氏桥，十来分钟便来到了酒店所在的这座白色建筑。三层的小洋楼，每一面都各有细节，在古典气息的拱廊遍布郁郁葱葱的绿植，如龟背竹、散尾葵、旅人蕉，在炎热中散漫生长。据当日的值班经理介绍，酒店前身是一座19世纪的殖民时期建筑，由当地设计师带领新加坡团队改造完成，过程中受同名电影《致命魔术》启发，引入了很多现代的视觉错位元素，比如金色球体支撑的接待台、房间中隐藏的暗门和悬浮床等。本地人也求新，酒店开业尚不到半年，周末就早早满房，全透明玻璃餐厅Glasshouse不时被年轻人包场，用来开盛大的生日趴。槟城就是这样，很多东西看似很老，其实它并没那么老。

看这座城市，其实并不只有食物这一条线索。本地华人杜忠全写过一本名为《老槟城路志铭》的书，里面介绍了岛上42条老街道，每条街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打量一座城市，走街串巷永远是最直观的方式。这次尚未能全部走完，离开的时候是傍晚，远空中有一叠、两叠暗云，熟悉的海边有三只灰条条的小船，一个浪头打来，人们笑闹着避让，想着要再回来，接着走剩下没走完的街道路巷。

恋恋城事

如何抵达

搭乘新加坡航空和胜安航空从北京、上海等地前往马来西亚槟城，途中需要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中转。但不用担心两程飞行会给你带来过多疲惫和枯燥。经济舱宽敞和舒适的座椅空间，搭配全新头枕给予的头颈支撑，即便是过夜航班，也能拥有较好的睡眠时间；在私密性更好的头等舱，宽达35英寸的座椅可以转换成一张空中大床，搭配全新设计的、带有软垫的床头靠枕，在灯光下，享受一段更为安心的飞行；在全新的商务舱，全新的商务舱座椅还增添了两种座椅调节选项，即休闲的Z形姿势（Lazy Z）和日光浴式的放松姿势（Sundeck）。新加坡航空机上的娱乐系统——银刃世界（KrisWorld）不会让你的飞行无聊，可根据你的偏好提供内容推荐，看到电影评分的情况，同时也可以给电影评分。

新加坡樟宜机场价值中转礼遇抵用券在中转及公共区域的所有零售店和服务网点通用，也可兑换一次尊享2号或3号航站楼“大使休息室”的两小时休息特权。“大使休息室”提供淋浴设施、茶点、阅读资料以及免费Wi-Fi。

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蓝屋壁檐一角。/德成饭店尚未开门，门口已排起了队。/从Au Jardin二楼俯瞰一楼中庭。/城中新兴酒店The Prestige Hotel大堂。/Backdoor Bodega的Pin。/小印度街区附近，宗教氛围浓厚。/乔治老城街头常见的人力车。/兴巴士内一家卖饮品的档口。/Ome的冷萃咖啡和西葫芦蛋糕。

伴着海浪声入眠

槟城岛虽四面环海，但真正的海景和沙滩不在乔治市区，而是在北部海岸的峇都丁宜。香格里拉沙洋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Sayang Resort&Spa）就位于峇都丁宜海滩的中心地带，以花园和热带雨林为主题。酒店设有Garden Wing和Rasa Wing两栋建筑，外观为米南加保式，收藏着各式马来西亚文物，包括蜡染印花模具、珊瑚雕塑。房间直接面向大海，景色开阔，白天可以和家人在沙滩上、泳池里游玩，晚上到附近的夜市闲逛后，伴着海浪入眠。若计划前往乔治市区游览，可以搭乘酒店免费提供的往返班车，单程约为三十分钟。而旁边的香格里拉金沙度假酒店（Golden Sands Resort）有丰富的游乐项目，对于家庭出行也是一个不错选择。
双人间每晚¥1,050起；
shangri-la.com/cn/penang

槟城往事

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建于槟城开埠的1786年，以当时英属殖民地政府孟加拉总督Charles Cornwallis命名，邻近土库街和地标性的维多利亚钟楼。城堡城墙高约三米，布局为星状造型，步行一圈大概需要十分钟，沿途能看到一些一个世纪前修建的设施。内部还设有一间博物馆，简单介绍城堡及槟城的历史，里面的不少展品都是从关闭休整的槟城博物馆运来的。
+60 4-262 0202

一点儿旧，一点儿新

土库街上一间以设计美学和人文生活为主题的复合空间，由一栋建于1925年的英殖民时期建筑改造而成。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设有文创品区、独立书店Buku-Buku、日式咖啡馆Fuku Eatery和比利时手工巧克力吧Love 18等，东西很多，但陈设和建筑本身给人的感觉一样，都干净利落，井不会显得杂乱。
manoplus.com

森林月光

Moon Shop Gallery虽然名为画廊，实际上是一间主打森林美学的绿植和观赏盆栽商店。店内运用了大量当地蕨类和苔藓，团队也陆续在收集更多具有热带特色的丛林物种。主理人原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景观建筑师，现在回到家乡的海边，开设了这间有点儿日式简约风的店铺。店里的招牌是一款用蕨类、石头、堆肥土壤等做成的月光森林，内部已自成一个小型森林生态系统，打开灯时，就像森林里的月光一样。
moonshopgallery.com

街头即日常

New Lane Street Foodstalls是位于中心城区的夜市，每天从下午四点营业到晚上11点，半条街有五十来家摊位，规模算不上大，但虾面、沙爹、粿条汤、肉骨茶、煎蕊，基本所有槟城特色的街头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档口一对父子的炒粿条尤其受欢迎，每天刚出摊不久便开始排队。夜市每周三休息。